

卷一百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一、生、影、子、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一百九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門。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此書能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卷一百九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寶玉於壽筵未終。忽然私去園中。向鬼纏絲。不祥殊甚。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大某山民評曰

賈母說受得富貴。耐得貧賤。二語。雖曰女則。亦實男誠。不同老生常談。家遭耗散。而慶生辰。不過破涕爲笑耳。尙用銀一百。從前之窮奢極欲。概行托出。顰卿善哭。生前有淚。而無聲。死後有聲。而無淚。瀟湘館上。哭泣兩星。朗然高照。此回入寶釵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寶釵蓋生於正月廿一日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八終



候芳寃五
兒承錯愛



選孽債
迎女返真元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癡病

不知在色界天還在
輪色界天
年來寶與日日在
大觀園日日在
中觀園日日在
觀矣乃復於醒後
夢矣乃復於醒後
耶○果能因無夢時
不○想他底幾是遠
願○倒夢想者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癡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曾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閒聽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閒睡著，或者我從園裏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只怕口說無憑。

寶姑娘每下一箴無
不大方得體此等是
其好處
只此一語可以卜寶
釵之淡於嗜慾

一縷情絲空中尚與

玉環無行閨閣羞稱
誰昔相嘲會經歌歌
則推己及人長恨歌
為斷不可讀

偏備被他聽去

不與你相干倒與我
相干

綾老與孫家對親令
旁人氣急無從發洩

是從那夫人處哭過
來

氣隨聲咽傷心不忍
開○本來淚痕滿面
說到傷心又復眼淚
直流香亦為二姑娘
臨風一颯

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想。想太太因你園裏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寶釵故意。睡也是。一夜不甯。那寶玉知是寶釵睡著。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服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且俟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著。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竝未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卻一夜反沒有睡著。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著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著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

何。必。掩。飾。睡兒就打著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了頭來。問寶二爺昨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一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了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驚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為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撞著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著。眼淚直

用只得二字寫出無可如何之况

為薛姨媽完姻亦是一宗要事

真能看出那夫人之心

可知從前常聚園中是人人不可多得之

有關於寶釵前夜之

是以不勤者勸之比勸還好
恐今夜又要著寃不能安靜矣

卻有許多鬼鬼崇崇

發後來五兒之飛紅了臉卻不同

五兒若曰得令此處派二人五兒是生與月是寶而派之者果以薛月為主五兒為寶也

流眾人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買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為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為喜道。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悲而別。眾人送了出來。仍回買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眾人見買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買母。到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今年。是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為著大哥哥娶了親。嚇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裏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說。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

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眾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閒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回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閒睡著。似乎比在屋裏睡得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閒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為著黛玉的事。想來。他那個狀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得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卻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著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著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著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著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閒鋪設了。又囑付兩個人醒睡些。

和尚是和尙又什麼像不像

收拾過一邊以下事寫五兒一邊

其從晴雯移想到五兒身上有步驟忽而又移到晴雯身上去真是心境迷離因黛玉而及晴雯情之所向也因晴雯而及五兒形之所合也

說者欲夢中晴仙應者疑其為眼而晴仙者玉雖為拉扯扯非身受寫出神情真然厚之

其意何居恐已為強奪之末矣

五兒心地明白更不感心動了

當以紓緩聲讀之方有

勞空提出心頭話

以下句句緊攏來

想何造次乃爾也要想擔得住擔不住

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著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瞧著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卻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何事體？」寶玉料著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付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裏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歇了。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著。見他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侍。夜閒麝月出去。晴雯要嚇他。因為沒穿夜服。著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裏。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腹。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著。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歎性復發。聽了聽裏閒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卻見麝月也睡覺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卻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著。漱盂卻因趕

忙起來的。身上只穿著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鬚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歎歎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服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獸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寶玉笑著。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五兒聽了。摸不著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著。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著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著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

以譏作拒而珍以婉
言出之

五兒一邊也不覺忘
情已久至此一醒
纔付由他囑付快活
我自尋之
以下漸漸開去文
有波折

真可謂細心與貼者

五兒也是匆匆搭搭

當者泥濘撞木後偏
又是一句陰險語

二爺真不顧人生

雖是無心究竟頗
晴安既不能此五
兒自應還還然五
難是明哲保身而
猶恐其供巧

晴安以俏麗勝五兒
以柔風勝各擅其長
只此一次後不為例
何如

然則此固沒臉之事
乎
內外二聲可謂警迷
之鐸
收殺得無影無蹤大
妙大妙不然則鬼鬼
崇崇何時了也

即從一響中疑到林
妹一邊善於過接
守不著死鬼只好去
混活鬼
鬼混了半夜豈不要
鬧著鬼胎

麼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
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麼寶玉著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
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拏這些話來遭踢
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
著坐著看涼著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付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裏忽
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便說道你為什麼不穿上
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
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襖兒揭起來遞
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著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
著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聽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
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麼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
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著
呢你挨著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裏陽著我怎麼坐呢寶
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著他還

把他攬在被裏渥渥著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
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默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
開不好站著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微笑著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
聽見這是什麼意思怨不得的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著
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
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兒人正說著只聽外面簌簌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裏
閒寶釵歎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拏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踢
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會聽
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陽在床上心
裏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
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歎嗽自己懷
著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尙自
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
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選孽債迎女返真元 五 韓紅軒原本

然已算過半仙矣

有了現在之仙何必尋過去之仙

夢裏不曾遇著眼前倒見著

何不回了二奶奶看他有什麼臉兒人

苟且作事中心自虛
半星兒毛病險即飛
紅顏者鬼胎安能自
主○何不老老實實
回丁二奶奶給他一
個沒臉
實在為時愛你及那
裏曉得
可不是花姑娘與薛
月乎誰知竟扯著柳
兒

以上結五兒一段文字

以下寫賈母自病及
死帶敘迎春湘雲二
人夢遊冥界一大家
寫列主為一大段
文字

遇過揀擇婢子情形
畢露小妮子其亦春
心動乎

一對癡男女寶釵亦
不肯假道學也

寶釵已受孕也

言不一時寶釵襲人都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卻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
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眾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著眼睛細想昨
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
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怔怔的瞧著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為黛
玉之事卻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瞧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
著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著勉強說道這是那裏的話
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
釵又笑著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著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
住搭訕著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
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著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
不知二爺還說來著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為黛玉了但儘著叫他在外
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只好設法
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趑趄
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

覺著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
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噪鬧于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閒寶玉
回到自己屋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
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著他是個癡情
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
閒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閒外閒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
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
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閒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著頭腦兒
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
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閒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
有強嘴的分兒便依著搬進裏閒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
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于是當晚
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
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

快者決也決絕之謂也

於此等極小處可以見其母心有紀錄

感得來歷清楚鄭重

即寫得尋常病境

老年人病數日不減已可憂矣

如今越是有名先生越會誤人之病

無嫌

難得

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裏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卻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裏裝著。我按著老太太的話。一拏就拏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著。拏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里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拏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拏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擦在箱子裏。到了這裏。我見咯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拏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二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著打了個千謝了。又拏了要送給他母親。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

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著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欬嗽。邢王二

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咯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卻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了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聽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權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著。特來請安。眾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

妙師打扮宛若姑射
仙人倚然塵埃之外
曾有王妙想者豈其
留齋耶

從口中敘出久別之
故

門之關不關非旁人
可管何況方外

宵愁不好便非佳兆

亦是套語

何發話如此之多

點明惜春住屋近園
東門一邊與欄翠苑
相去不遠使後回之
事有根

無減病有添病更可

已姑娘不久矣

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綉
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段鑲邊長背心拴著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
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
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
況且嗒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
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裏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
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记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
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
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眾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
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
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
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
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
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

來說著叫鴛鴦分付廚房裏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
過午飯了我是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嗒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
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
著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
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
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
瞧瞧你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了頭們回說大夫在老太太那邊呢
眾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著
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
飲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
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
一個姐姐們我又不^{五個字可駭}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
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
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

哭聲帶血

哭聲哀以苦

迎孫死矣令人痛恨
孫家

二姑銀何命薄乃爾

禍豈可備

史姑銀離道也如此
擲命

淚濕項項不可少
之事

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了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了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疾。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那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那夫人聽了。即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忍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禱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重。眾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

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得不得了。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裏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喊喊的說：瞧著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千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裏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

良伯也有些不穩

雖兒見此光景只好
低聲下氣以言之

這些子東西我知二
奶奶不更收拾也然
可憐極矣

着他寫買母病勢一
層深一層用筆極費
斟酌不得草草讀去

影有幾句分付言評

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拏。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掙著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嗒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我。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著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吃。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著吃。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吃。眾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呷了。還要又呷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吃了口水。心裏好些。略靠著。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一生原是夢中人。夢中境。寶釵欲以夢醒之。是慧心人作用。無如兩夜無夢。白費寶釵苦心。

迎春臨別。說沒有再來的時候。為下回伏綫。

寶釵勸母早為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為岫烟于歸伏綫。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敘。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聲響。寶釵歎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人之筆。收縱自如。

寶玉與寶釵自成親後。雖相恩愛。終非魚水。至此寶釵欲移花接木。方得兩

情淡洽。不但寫寶釵是夜多情。且可見平日端莊。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寶釵已有身孕。

北靜王之玉。是正觀通靈。無賴之假玉。是反觀通靈。賈母之玉玦。是旁觀通

靈。

玦者決也。為賈母與寶玉永訣之兆。

凡人遇有喪亡禍患。與其強顏歡笑。不若放聲大哭。蓋放聲大哭。鬱氣可伸。

強爲歡笑。悶懷愈結。故寶玉大哭。黛玉脈氣頓和。賈母勉強尋歡。停食胸悶。妙玉探望賈母。卻是閒文。要緊處在問知惜春住房。爲異日遇盜埋根。賈母垂危。迎春先死。湘雲將寡。真如大樹一倒。人無蔭庇。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因醫家操生死權柄。有效驗。有憑據。揚眉吐氣。閒或有之。未盡誣也。

細寫妙玉服飾。絕似玉簪記上場打扮。否則如孽海記思凡一齣也。

鳳姐言下心頭。終未能遽忘故物。一生辛苦所係。難怪其然。此回亦是丙辰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九終

大觀錄

史太君壽終
題
地府

